

加尔文主义与路德宗、以及今日加尔文主义

欧陆改革宗和英美长老宗这两大改革宗神学体系都与路德宗分道扬镳了。到十六世纪末，加尔文主义与路德主义之间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各信仰领域。

(1) 对待圣餐的方式：路德宗坚持“同质说”（consubstantiation）。这种教义主张基督随同圣餐的饼和杯并在这些要素以内、以下（in, with and under）实际临现，拒绝接受任何试图将耶稣所说“这是我的身体”解释为隐喻的做法，说这种尝试打开了将福音本身寓意化的大门。更有甚者，他们说，若在圣餐中赐予的只是一位属灵的基督，那圣餐呈现给人的就是经过删减的福音，不能给那些身体终将死去的信徒带来任何安慰。只有一位具体的、历史的基督才能使路德宗信徒满足。

改革宗的领袖们则认为，这位道成肉身的历史性耶稣现在已经复活升天了，因此不会以祂升天之前的那种方式临现于圣餐中。再者，基督属灵的临现并不意味着某种不完全的事；毋宁说，它乃是指基督继续透过自己的圣灵作工。改革宗教会相信，他们正在确认的一切正是路德宗教会想要捍卫的东西，然而却是以一种更为清晰、更合乎圣经的方式进行的。

(2) 律法的主要功能：路德总体上是将律法视为某种消极之物，而且是与罪、死亡或魔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相信，律法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叫人知罪而使人谦卑下来，并驱使他来到基督面前寻求救恩。

加尔文更倾向于将律法视为一套信徒生活指南，一种鼓励信徒更加热切地亲近并顺服上帝的工具。信徒必须努力遵行上帝的律法，不是作为强迫性的义务行为，而是作为感恩性的顺服回应；在圣灵的帮助下，律法为信徒提供了一种表达自己感恩的方式。

(3) 对待救恩的方式：路德宗和加尔文主义者都回答了“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问题，认为由圣灵做成的面向上帝的悔改和对主耶稣基督及祂代赎性作为的信心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路德宗却倾向于仅将注意力停留在称义的教义上，而加尔文主义者则在不贬低称义的基础上，比路德宗更强调成圣，这关注追问的是：“在靠着上帝的恩典称义之后，我当如何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因此，在解释救恩如何在信徒生命中彰显出来时，加尔文主义比路德宗更为完全。

(4) 对预定的理解：十六世纪晚期，绝大部分的路德宗信徒都偏离了路德与加尔文主义者的教导——后两者主张上帝既预定选民也预定弃民，而非仅仅是预定选民。改革宗神学家相信，这种思想上的偏移不仅与《罗马书》第9章及相似经文中的内容有冲突，而且也与上帝完全的主权不兼容。

加尔文主义者确信，拣选既是主权性的，也是恩典性的；而遗弃则既是主权性的，也是公义的。绝无任何一个进入天国之人配进入天国，也没有哪个堕入地狱的人配得到什么不同的结局。正如加尔文所说：“对救恩的赞美乃是归给上帝的，而对灭亡的谴责则是加给那自食其果的人。”

(5) 对崇拜的理解：路德的改革要比加尔文的改革温和得多，从而保留了更多中世纪的礼仪。路德主义者与加尔文主义者追随各自的领袖便在圣经如何规定崇拜的问题上产生了观点分歧。路德主义者教导说，我们可以将圣经没有禁止的内容纳入到崇拜中；而加尔文主义者则主张说，我们不可以将新约圣经没

有命令的内容纳入到崇拜中。

今日的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主义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绝大多数产生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新教宗派都是建立在加尔文主义信条的基础上，如《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 安立甘宗）、《多特信经》（改革宗）、《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长老宗）、《萨伏依宣言》（Savoy Declaration, 公理宗），以及《1689 年浸信会信条》（Baptist Confession of 1689, 浸信会）。所有这些信条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致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婴儿洗礼的教义上。十九世纪时，改革宗神学虽然总体上盛行于新教福音派中达数十年之久，但因为几种影响的缘故，诸如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美国的芬尼主义（Finneyism），被人们淡化了。截至二十世纪中期，由于受到十九世纪自由派神学和死灰复燃的阿米念主义的攻击，加尔文主义神学已在西方世界大幅式微。

大约两个世纪之前，美国神格一位论（Unitarianism）之父威廉查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曾写道：“我们深信，加尔文主义正在让位于更加优秀的观点。它如今大势已去，并正在衰落，以致难以复兴；它必须与那些比神学家更强悍的敌人角逐，与那些它无法靠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奥秘来抵挡的敌人角逐——我们指的是人类理性的进步及福音精神的进步。社会在理智和爱心方面正不断前行，因此当然会将十六世纪的神学抛诸脑后。”

查宁是一位假先知。今天，即使这个世界总体而言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敌对上帝且更邪恶，加尔文主义却正在复兴，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它仍是一种少数派立场。对加尔文主义本于圣经的教义与灵修的新的渴求，正在使改革宗神学之根传遍整个世界。最近几十年中，全世界已经诞生了很多加尔文宗的教会和派别；今天，改革宗教会存在于荷兰、德国、匈牙利、波兰、意大利、英国、北美、巴西、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中国、菲律宾、俄罗斯、埃及、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及其他非洲和亚洲国家。同样，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加尔文主义的著作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加尔文主义会议也在众多国家召开。在这其中的许多国家，加尔文主义者的数目仍然在新的千年里稳步增长。

加尔文主义拥有光明的未来，因为它对那些试图相信并实践上帝整全旨意的人贡献良多。加尔文主义旨在通过思路清晰的信仰和热情的灵修来达到这一目的，当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在家庭、教会和商界中产生一种活泼的生活，使上帝得着荣耀。它与保罗一同宣告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罗11：36）。毕竟，这乃是圣经、加尔文主义和生命本身所关乎的一切。

（选自周毕克 Joel R. Beeke 《加尔文主义：为了上帝的荣耀》经典传承出版，陈知纲、安娜翻译）

（本文收录在《周毕克文集》里，需要纸质版，微信联系：271087029）